

敦煌學研究會編

敦煌學

第十四輯

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



敦煌學

第十四輯

精裝一冊基價 一二·〇
平裝一冊基價 一〇·〇元

編輯者：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

發行者：敦煌學研究會

發行所：高本
印刷所：新文豐出版公司

公司：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

電話：三〇六〇七五七·三〇八八六二四

門市部：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

電話：三四一五二九三·三四一五二九四

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

(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)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目 錄

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讀後記·····	潘重規·····	1
敦煌學新簡·····	陳祚龍·····	9
吐魯番文書解讀要點試論·····	林聰明·····	79
《春秋後語》輯校（上）·····	康世昌·····	91
《敦煌變文集》中的〈孝子傳〉新探·····	王三慶·····	189
項楚先生致潘重規先生函·····		221

Table of Contents

1 Pan Chung-kwei	Meditation after Reading "CHANG HSING SSU NIEN CHUNG HSING TIEN YING SHÊNG CHIEH CHIANG CHING WÊN " 1
2 Chen Tsu-lung	A Few Fresh Notes on Tunhuangology 9
3 Lin Tsúng-ming	The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Turfan documents 79
4 Káng Shih-chang	The compilation and collation of "CHÚN CHÍU HOU YU" 91
5 Wang San-ching	On study "HSIAO TSIH CHUAN" of "TUN- HUANG PIEN WÊN CHI " 189
6 Hsiang Chu	A Letter to Pan Chung-kwei 221

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讀後記

潘重規

向達先生撰唐代俗講考，附錄了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編號伯三八〇八寫本的「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」。全篇完整，首題尾題都具足，故尤為可貴。我曾經就原卷詳加覈對，寫成校記，編入敦煌變文集新書^①。去年六月，參加香港國際敦煌吐魯番學術會議。有機緣讀到周紹良先生叢稿中「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校證」一文^②，其中勘正文字，證明史實，創獲頗多。我在敦煌變文集新書校記以外，也有許多臆見，因讀周作，特寫成此文，以伸未盡之意。

應聖節講經文，是俗講從寺廟盛行以後，影響到帝王用來做為祝壽工具的產品。據向達唐代俗講考，他發現了敦煌「俗講儀式」的寫本，證明俗講首先宣講的是押座文，而且押座文是俗講經文獨有的特色。此篇講經文首尾完整，却並無押座文，我認為不必諉為底本省略，而是替皇帝祝壽的俗講，理所當然不需要押座文。因為宣講押座文的用意，是靜攝座下聽衆，使專心聽講。據趙璘因話錄，俗講僧文淑開講，「愚夫治婦樂聞其說，聽者填咽寺舍」，可見俗講聽衆份子十分複雜，所以有宣講押座文的必要。至於天子誕辰，名僧蒞講，御駕親臨，大臣諦聽，自然不須要押座文鎮壓聽衆。因此，應聖節講經文，開講前逕用恭祝聖壽的文字來代替押座文。據「俗講儀式」，說押座了，便索唱經文，所以敦煌寫本的押座文，在最末的一句，都有索唱經文的套語。如斯二四四〇溫室經講唱押座文^③，末句云：

經題名字唱將來。

斯七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^④，末句云：

不過孝順也唱將來。

而此篇恭祝聖壽文字最末一句云：

永同金石唱將來。

正是索唱經文的套語。所以接下去法師便說「適來都講所唱經題」云云，然後法師詮釋經題，詮釋既畢，吟詞末二句又說：

未審此經何處說，甚人聞法唱將來。

都講便唱「如是我聞」一段序分文字，法師便又加以詮釋。詮釋序分文字畢，算是結束了講經工作。以下又是一樁一樁的頌揚皇帝的德政，最後歸結到祝賀皇帝長壽，文云：

此日是人慶賀，是處歡呼。上應將相王侯，下至士農工賈。皆瞻舜日，盡祝堯天。有人烟處，羅列香花；有僧道處，修持齋醮。廕庥道廣，虔禱心同。唯希國土永清平，只願聖人長壽命。

今日多聞絲竹聲，滿乾坤賀聖人生；

恩同玉露家家滴，貴並金花處處呈。

宮上盤旋非霧重，天邊搖曳稱雲輕；

臣僧禱祝資天算，願見黃河百度清。

三載秦王差遣臣，今朝舜日近舜雲；

磨礪一軸無私語，貢獻千年有道君。

只把宣揚申至道，別無門路展功勳；

又從今日簾前講，名字還交四海聞。

全篇講經文，應該至此為止。以下有絕句詩十九首，雜詠時事，不可能在祝聖壽的講經座中宣讀，因為既悖禮制，也不合講唱體裁。據我推測，是講經僧人把他個人寫作的詩稿，寫在他的講經底本上，與講經文無關。周氏校證云：「其最後一段，則全用詩篇歌頌諸王以及執政者，另外則是用詩篇攻訐異教，大概是有意使明宗聞之者。以一個僧人居然在講經會上敢如此，可能與秦王從榮有關無疑。」因此周氏解「江頭忽見小蛇蟲，試與撿拋深水中，因此碧潭學養性，近來也解使雷風」諸詩為「與道衆互相攻訐之詩句」，證以講經文中所言：「數隊幡花，引僧道衆高昇寶殿」，「君臣合會，僧道徘徊，談經上福於龍圖，持論用資於鳳辰。」「有僧道處，修持齋醮，廕庥道廣，虔禱心同。」都是僧道並舉，同樣推重。似乎沒有在講經會上攻訐道教的理由。周氏的說法恐難採信。

周氏校證，在校的方面，也有頗多沿襲前人之誤，及誤解的地方。如講經文「永同金石唱將來」句後有「經」字，及「皇帝萬歲」四字。經字蓋經題之省，如不省，則當全寫「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」云云。「皇帝萬歲」，蓋歡呼祝聖，其義有同高聲念佛。俗講儀式云：「法師唱釋經題了，念佛一聲了，便說開經了，便說莊嚴了，念佛一聲，便一一說其經題字了。」俗講儀式有念佛，故應聖節講經文也有念佛。但應聖節是在中興殿爲皇帝講經，「當時法會佛爲尊」、「今朝法會帝王尊」，佛和皇帝是並爲尊極，所以在應聖節講經時，既念佛如儀，又添加了歡呼「皇帝萬歲」一個節目。周氏沿襲王重民敦煌變文集之誤，把「皇帝萬歲」認作「皇帝萬乘」，故校證說：「開頭經字疑誤，上文願贊金言資聖壽，永同金石唱將來。這裏又說以此開贊大乘所生功功，可見都講所唱乃是贊文而非經，當是贊字，而皇帝萬乘四字則是都講所唱贊文起始四字。因講經文乃法師所執底本，所以對都講吟唱之詞只節錄贊文開端，遂保留此四字於此，其全文若何已無法考見矣。」恐怕是錯誤的揣測。

至於周氏校文精當的地方，尤其應該提出來供讀變文集的採擷。現在列舉如後：

(一)應聖節講經文中，有宋明帝和求那跋摩一段對話，周氏引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對勘。應聖節講經文云：「帝王以四海爲家，萬民作子。出一嘉言，士女以悅；布一善政，人神以和。因當形不夭命，役無勞力，……寧在闕半日之飧，全一貪之命，然後方爲弘濟耶？帝撫几曰：法師所言，真乃開悟明達，百譚人天之際矣。懿哉若人！非獨誘進於空門，抑亦俾興於王化。是知如來妙行，國主能修，非小聖之測量，豈非夫之參類。一言才啓，四海皆承。遣懷中履孝，道廣德新；令力義虧仁者心驚膽懾。」高僧傳作：「帝王以四海爲家，萬民作子，出一嘉言，則士女咸悅；布一善政，則人神以和。刑不夭命，役無勞力，……寧在闕半月之餐，全一禽之命，然後方爲弘濟耶？帝乃撫几嘆曰：夫俗人迷於遠理，沙門滯於近教。迷遠理者，謂至道虛說；滯近教者，則拘戀篇章。至如法師所言，真謂開悟明達，可與言天人之際矣！」周氏對勘後訂正云：「因當形不夭命句。因字當是固字，形字當是刑字。全一貪當是全一禽。百譚當是可與譚三字。豈非夫當是豈凡夫。遣懷中履孝句，中當作忠，孝下落者字。令力當是令負。」這一段校訂，是非常精審的。

(二)應聖節講經文云：「皇風吹□瑞煙開。」周校云：「皇風吹□瑞風開句，當是

皇風吹過瑞煙生方叶韻。」規案：變文集新書校記云：「開字不叶韻，原卷作𠂔，疑當是昇字。」昇與周改生略同。又此句缺文，原卷字迹模糊，似了字。吹了與周補吹過義同。

(三)應聖節講經文云：「□比嵩山無動轉。」周校云：「□比嵩山，當脫壽字。」規案：壽字甚安。

(四)應聖節講經文云：「東西南北，列帝子以驚天，內外公私，賀皇親而捧日。」周校云：「列帝子以驚天，當作列帝子以擎天。」規案：說是。

(五)應聖節講經文云：「玉泉山上，聖人重飾寶蓮宮；金谷河邊，皇后藏經殿。」周校云：皇后二字下當落更修二字，始可與上句重飾成對文，且如此全句方完整。」規案：說是。

(六)應聖節講經文云：「我皇帝宮闈西面，園苑新成。斜分玉兔之光，平注金鵝之水。心臺榭，安排起自於天機；御道林檎，行列全因於宸聲。好花萬種，布影而錦儷池中；瑞鳥千般，和鳴而樂陳林裏。皇居匪遠，天步頻游。撞船而衝破蓮荷，奏曲而驚飛鴛鴦。」周校云：「文中宮闈當作宮闈。心臺榭句，敦煌變文集校云：『此句心字當是衍文。』所論非是。心字實非衍文，而是其上落一字，依上句平注金鵝之水，疑脫湖字。如此始與下文御道林檎恰成對句。行列全因於宸聲，當是行列全因於宸衷。撞船當是撐船。」規案：文句訛脫，固宜加以訂正，然其事甚難。如「心臺榭」句，心上脫一字，周氏臆補湖字，我認為很妥貼。但行列全因於宸聲，周氏訂為行列全因於宸衷，衷字雖較聲字意義為佳，但此處當用仄聲字，衷字仍是平聲。王重民敦煌變文集固誤，周氏亦誤。因敦煌原卷此句實作行列全因於宸智，智則聲義皆協。又撞字當即檣字，說文：檣，柱也。从木，堂聲。丑庚切。段注：「字或作𣎵，或作撐，皆俗字耳。」集韻：「撐，柱也。抽庚切。」是檣、撐本一字。敦煌寫本偏旁，从木、从才，往往不分。故檣即檣字。檣正，撐俗，不必改正字為俗字。由此可見校訂文字之不易。甚至據誤本再加推測，更釀成重大之錯誤。如下文絕句詩：「□□盡節奉明君，數片祥雲捧日輪。自古詩書明有語，須知主聖感賢臣。」周校云：「首二字空闕，可見是原本為臨時補上官稱使用的，所以詩意也比較敷衍，任何人都可用的。」規案：原卷缺二字處，紙有摺皺，故字迹不顯，王重民敦煌變文集誤以為缺文。我

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曾仔細閱讀原卷，缺字處乃盡忠二字。可見絕句首句是「盡忠盡節奉明君」，並不如周氏所推測，二字空白是法師講經時預先留待「臨時補上官稱使用的」。可見根據不可靠的底本，可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錯誤。所以我在周文中謹慎地加以選擇，認為可以補充敦煌變文集新書校記的，列舉如上。其他校文，或正或誤，就不一一加以說明。

關於證史方面，周氏「校證」闡發甚多。如引證史籍，封孟知祥為蜀王，錢玄瓘為吳王等等，詮釋與講經文相關事實，使讀者知講經文與時事可互相印證。將來疏證這篇講經文的，自當盡量取資周氏的校證。

最後，我讀過這篇講經文，並校訂文字後，發現講經文不但可印證史事，而且可以訂正正史文字之處。如本篇講經文有進加尊號的歌頌，而舊五代史（據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也有如下的記載：

卷四十四明宗本紀：長興四年，六月丙午朔，文武百寮宰臣馮道等拜章，請於尊號內加廣運法天四字。凡拜二章，詔允之。……八月戊申，帝被袞冕，御明堂殿受冊，徽號曰聖明神武廣運法天文德恭孝皇帝。

應聖殿講經文云：

今則進加尊號，重播天勳。顯百辟之盡忠，表一人之實德。聖明之字，旌識〔□〕見遠之功；神武之言，稱定亂安邦之業。法〔□〕取則，廣道弘人。弘人廣道，取（故）文德彰而肅靜乾坤，恭孝厚而饗安宗廟。德過千古，美貫華夷。稱一德而率土咸歡，添四字而普天皆賀。

為見君王契上天，進加尊號義周旋；

一身超越古今主，四字包含造化玄。

已表國肥令俗阜，方知主聖感臣賢；

法天廣道稱尊後，更治乾坤萬萬年。

這一段講唱文，說明了後唐明宗先有聖明神武文德恭孝八字尊號，後來又加添了法天廣道四字。在講經文的散文部份，我認為它略有脫誤，「法」字原卷似法，又似「德」，向達俗講考作「法」，王重民變文集作「德」，作「法」為是。識字下疑脫「微」字，法字下疑脫「天」字，取字是「故」字之誤。文中把「聖明」、「神武」、「

法天」、「廣道」、「文德」、「恭孝」等字俱嵌入句中，並加上一句「添四字而普天皆賀」。在韻文中，讚美「四字包含造化玄」，又說「法天廣道稱尊後」，可見後添的四字尊號就是「法天廣道」。但舊五代史的明文，却是「廣運法天」。究竟是舊五代史作「廣運」對呢？還是講經文作「廣道」對？試看冊府元龜卷九十三、帝王部赦宥一十二記載長興四年加尊號大赦的詔書：

四年八月戊申冊尊號，禮畢，制曰：「朕聞爲而不有曰天，使而不知曰道。下覆萬物，中含兩儀，難以嘗（規案：明代避常字諱作嘗）名加，難以嘗（常）德報。是故賢君哲后，則而象之。雖有唐堯之聰明，不伐其善；雖有夏禹之勤苦，不矜其功。朕善愧唐堯，功慚夏禹。屬六十年亂離之後，承億兆人塗炭之餘，兒童悉習於戰爭，耆艾罕聞於聲教。強吞弱吐，禮壞樂隳，涼德眇躬，豈易爲治。所賴王公卿士，戮力一心。善無細而不行，惡無大而不。革彼積弊，成斯小康。夫化自心生，平其心則化洽；令從身出，正其身則令行。朕御茲九州，迨今八載。嘗（常）懷戒懼，罔敢怠荒。每務推心感人，謹身率下。刑必有罪，豈以喜怒而。死生；賞必有功，豈以親讎而厚薄。却雕鏤之麗日，慮淫巧以蕩心；罷畋獵之游娛，恐逸豫之敗度。未能全臻於富庶，未能盡偃於干戈。誠宜業業以兢兢，詎可自尊而自大。中外文武，不謀同辭。謂朕弘清淨之風，戴以廣道；樹生成之德，而推之以法天。堅讓固辭，至于數四。退之不止，去而復來。雖義乃爾心，深可嘉也；而名過於實，良所惕焉。既大舉於徽章，宜溥覃於霈澤。可大赦天下。

還有五代會要卷一，有詳明的紀錄：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，（追冊孝成皇帝長子，母追冊懿皇后張氏。）唐咸通八年九月九日，生於代北金鳳殿。（以其日爲應聖節。）同光元年十一月，授蕃漢馬步總管。四年四月，即位於西宮，改名亶。（年六十，初名嗣源。）長興元年四月，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。四年八月，再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。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崩於大內之雍和殿。（年六十七。）清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，葬徽陵。（在洛京洛陽縣。）諡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。廟號明宗。

根據五代會要和冊府元龜，添加的四字徽號，都是「法天廣道」，可見講經文保存了

當代最正確的史料。法天與廣道相對，天與道都是名詞，法與廣都是動詞。所以大赦文「爲而不有曰天，使而不知曰道」，以爲而不有，使而不知解釋天與道：「下覆萬物，中含兩儀，難以常名加，難以常德報」，以非常名、非常德來指稱天與道。「謂朕弘清淨之風，戴以廣道；樹生成之德，而推之以法天。」以「弘清淨之風」來解釋「廣道」，以「樹生成之德」來解釋「法天」。「法天廣道」四字的正確性是無可懷疑的。而且孟子滕文公上說：「大哉堯之爲君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」，正是法天之所本。孝經開宗明義章說：「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。」又特立廣要道一章，邢昺疏云：「要道先於至德者，謂以要道施化，化行而後德彰。」這恐怕是廣道二字所本。又唐代尊崇老子，道德經二十五章云：「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法天廣道，正好綜合了儒道二家的教義。雖然舊五代史確作「廣運法天」四字，但宋代官書十七史，止用歐陽修新五代史，歐史沒有上尊號的記載。舊五代史被正式排斥，元明以來，傳本漸就湮沒。惟明內府有之。見於文淵閣書目。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，然均割裂分述，淆混莫辨。近代傳本，出於補輯翻刻，其易滋誤字，不難想見。所以根據五代會要、冊府元龜，訂正舊五代史「運」字是「道」字的誤字，是有其必要的。更可貴者，這一篇講經文是當時人歌詠當代時事的文獻。因此，它提供了訂正正史的堅證。俗講文學的光輝，令人奪目，它又在史學領域裏散發出燦爛的異彩。

【附註】：

- ①：敦煌變文集新書，潘重規編著。民國七十二年七月，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敦煌學研究會出版。
- ②：紹良叢稿，一九八四年，齊魯書社出版。
- ③：見敦煌變文集新書上冊頁一七。
- ④：見敦煌變文集新書上冊頁廿一。

敦煌學新簡

陳祚龍

一、關於「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」

就在目前坊間仍頗易於見到的那些關於中華佛教經典書籍之中，尚有一種題為「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」，而署為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」的內典。對於這樣的內典，即使我們只去將其內容略予一番綜合、比較、解析、歸納的考究，我相信：大家也必可以將其肯定為：一則並不是什麼「羅什奉詔」所「譯」，再則無非是一種由古往某一位熱衷於盡力興佛勸化，而自己實際並非僧、尼，或已受具戒的載筆之士，抄摘某些當年流行的佛經中底有關文字之某些片斷，外加糝和自己的一些「高話」，隨興予以走筆撰集而成的「玩意」。

事實上，自從後漢安世高與支誠（一作支婁迦讖）盡力展開了漢譯源出印度大小乘佛教經籍以後，我們所有的佛教經籍，其類別與數量，無非是日形增多。同時，其中並有不少逕以「孝」、「孝子」、「孝順」與「報恩」等字、詞，作為經名或品名。至於那些雖未逕以這樣的字、詞去名經或名品，然其內容，無非是主要宣演人子應當了知行「孝」與「報恩」的佛書，為數更是多得難予枚舉。不過，至今我們所有那些佛經演繹的「孝道」，論其本「體」，縱與我國儒家所倡導、維護與弘揚的「孝道」之本「體」，大致雷同，然而中華佛徒與儒生以其致「用」之標的，可就大有差異。中華儒生不僅向來即將「孝道」之本「體」分為三等，即：①「大孝尊親」，②「其次弗辱」，③「其下能養」，而且一直是將其「用」來敦勵凡屬所謂「四民」之男女老幼，都去了知做好「慎終追遠」，以便達成現世社會所有「民德」的「歸」於淳「厚」之標的。而佛陀所說的「孝道」，其本「體」既無大小等級之分，且其致「用」之標的，無非是人子應該了知：就當父母健在的時候，務必盡心竭力孝事父母之外

，且遠得來勸誨父母也去敬信佛教，畢生都來供養三寶，以便大家均可獲致現世所有苦難之解脫，死後皆能超生於欲界第四天一兜率天宮內院之「彌勒淨土」，或往生於「西方」阿彌陀佛的「極樂」世界之中。這種「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」固只將其宣演之重點，完全置於釋氏所講求的「孝道」之本「體」，而對於「孝道」之致「用」，則沒有確切的交代，但我們如將楊隋費長房所創言亦係安世高漢譯的「（佛說）父母恩難報經」【參看「大正藏」，第四十九卷所收者，自後簡稱「長房錄」），卷四，頁五〇一五二】，加以檢閱一過，我料大家總可相信：我在上面對於佛教「孝道」的「體」、「用」所作之簡述，並也不是什麼憑虛構架的「胡謔」與「瞎說」。請看：「大正藏」，第十六卷，頁七七八一七七九內收的該經之全文：

佛說父母恩難報經

後漢安息國三藏【龍按：自安至藏，原註曰：一作沙門】安世高譯
 聞如是：一時，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『父母於子，有大增益。乳哺長養，隨時將育，四大得成。右肩負父，左肩負母。經歷千年，更【龍按：更，原本作正，但有註曰：一作更】使便利背上。然無有怨心於父母，此子，猶不足報父母恩。若父母無信，教令信，獲安隱處。無戒，與戒教授，獲安隱處。不聞，使聞教授，獲安隱處。慳貪，教令好施，勸樂教授，獲安隱處。無智慧，教令點慧，勸樂教授，獲【龍按：獲，原本作護，但有註曰：一作獲】安隱處。如是信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、為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世尊，教信法教授，獲安隱處。諸法甚深，現身獲果，義味甚深，如是智者，明通此行，教令信聖衆。如來聖衆，甚清淨行。直不曲，常和合，法法成就、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脫成就、解脫見慧成就。所謂聖衆，四雙八輩，是謂如來聖衆，最尊最貴，當尊奉敬仰，是世間無上福田。如是諸子，當教父母行慈。諸比丘，有二子：所生子，所養子，是謂比丘有二子。是故謂【龍按：謂，原本作諸，但有註曰：一作謂】比丘當學所生子，口出法味。如是諸比丘，當作是學。』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佛說父母恩難報經

至於這種「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」之究在何時，始為我於前面所說的那一位載筆之士

托名羅什漢譯，而實際只不過是由其「撰集」成「經」的問題，此刻謹據左列的各種真情與實況，去加以一點兒考索和推蔽，我恐怕其完成的年代，最早也還不過是在李唐代宗大曆九年以前不久。

首先，我得說：我們古往所有的那些較為重要的「經錄」，譬如：「大正藏」，第五十五卷內收之①梁釋僧祐撰的出三藏記集（頁一～一一四，自後簡稱「祐錄」），②隋沙門法經等撰的衆經目錄（頁一一五～一五〇），③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的衆經目錄（頁一五〇～一八〇），④唐釋靜泰撰〔集〕的衆經目錄（頁一八〇～二一八），⑤唐釋道宣撰的大唐內典錄（頁二一九～三四二，自後簡稱「內典錄」），⑥唐釋道宣撰的續大唐內典錄（頁三四二～三四七），⑦唐釋靖邁撰的古今譯經圖紀（頁三四八～三六七），⑧唐釋智昇撰的續古今譯經圖紀（頁三六七～三七二），⑨武周釋明佺撰的大周刊定衆經目錄（頁三七二～四七六，自後簡稱「大周錄」），⑩唐釋智昇撰的開元釋教錄（頁四七七～七〇〇，自後簡稱「開元錄」），⑪唐釋智昇撰的開元釋教錄略出（頁七二四～七四八），⑫唐釋圓照集的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（頁七四八～七七〇），⑬唐釋圓照撰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（頁七七一～一〇四八，自後簡稱「貞元錄」），⑭南唐釋恒安集的大唐保大乙巳歲續貞元釋教錄（頁一〇四八～一〇五三）等，不僅都未曾著錄什麼羅什漢譯的「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」，而且即連「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」的經名之全部形影，我們至今就在其中，也還未能見到。但自從費長房所列安世高譯的經目中，首先明載：「父母恩勤【龍按：勤，原註曰：一作難】報經一卷（一云難報，出中阿含）」【參看「長房錄」，卷四，頁五一】以後，上列的那些「經錄」，大半無非將此「經名」，連同「報父母恩經」的「經名」【參看：隋釋法經等撰的衆經目錄，卷四，頁一三四，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的衆經目錄，卷三，頁一六六，唐釋靜泰撰〔集〕的衆經目錄，卷三，頁二〇〇及卷四，頁二〇八，「內典錄」，卷一，頁二二一，唐釋道宣撰的續大唐內典錄，頁三四四，唐釋靖邁撰的古今譯經圖紀，卷一，頁三四九，「大周錄」，卷八，頁四一九，「開元錄」，卷一，頁四八〇及卷十三，頁六一八，「貞元錄」，卷一，頁七七七及卷二十三，頁九五〇～九五二】，相繼認定是費氏首先謂爲安世高所譯的「（佛說）父母恩難報經」之異名【龍按：「祐錄」，卷四，頁二九，則只說：「父母恩難報經一卷（抄

中阿含)」，當年雖有其「本」，却仍得列爲「失譯」。再者：唐釋道世，在其諸經要集（「大正藏」，第五十四卷所收者），卷八，頁六八及法苑珠林（「大正藏」，第五十三卷所收者），卷五十，頁六六三，引用此經之經文時，並逕將其經名省作「難報經」】以外，對於與「佛說父母恩難報經」同時和以後出現的那些主要直接宣演釋氏之如何注重佛教「孝道」的經籍（包括「失譯」、「闕本」、「別生」、「抄撮」、「異譯」、「僞妄」），幾乎都有其著錄。而這樣的一些「佛書」，至今我們單在「佛藏」之中，自然也可見到不少。譬如：「大正藏」，第三卷所收三國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的六度集經，卷五，忍辱度無極章第三，頁二四～二五說：

昔者菩薩，厥名曰睽。常懷普慈，潤逮衆生。悲愍群愚不覩三尊，將其二親，處于山澤。父母年耆，而目失明。睽爲悲楚，言之泣涕。夜常三興，消息寒溫。至孝之行，德香【龍按：香，原註曰：一作芳】熏乾，地【龍按：地，原註曰：一作坤地】祇、海龍、國人並【龍按：並，原註曰：一作普】知。奉佛十善，不殺衆生。道不拾遺，守貞不娶，身禍都息。兩舌惡罵、妄言綺語、讚謗邪僞，口過都絕。中心衆穢、嫉恚貪饕，心垢都寂。信善有福，爲惡有殃。以草茅爲廬，蓬蒿爲席。清淨【龍按：淨，原註曰：一作潔】無欲，志若天金。山有流泉，中生蓮華。衆果甘美，周旋其邊。夙興採果，未嘗先甘。其仁遠照，禽獸附恃。二親時渴，睽行汲【龍按：汲，原本作吸，但有註曰：一作汲】水。迦夷國王，入山田獵。彎弓發矢，射山麋鹿。誤中睽胸，矢毒流行。其痛難言，左右顧眄。涕泣【龍按：涕泣，原註曰：一作泣涕】大言：『誰以一矢，殺三道士者乎？吾親年耆，又俱失明。一朝無我，普當殞命。』抗聲哀曰：『衆以其牙，犀以其角，翠以其毛，吾無牙角光日【龍按：日，原本作目，但有註曰：一作日】之毛，將以何死乎？』王聞哀聲，下馬問曰：『爾爲深山乎？』答曰：『吾將二親，處斯山中。除世衆穢，學進道志。』王聞睽言，哽噎流淚，甚痛悼之，曰：『吾爲不仁，殘夭物命。又殺至孝，舉哀云奈此何？』群臣巨細，莫不哽噎【龍按：噎，原本作咽，但有註曰：一作噎】。王重曰：『吾以一國，救子之命。願示親所在，五欲首過。』曰：『便向小徑，去斯不遠，有小蓬廬，吾親在中。爲吾啓親，自斯長別。幸卒餘年，慎無追戀也。』勢復舉哀，奄忽而絕。王逮士卒，重復哀慟。

。尋所示路，到厥親所。王從衆多，草木肅肅有聲。二親聞之，疑其異人，曰：『行者何人？』王曰：『吾是迦夷國王。』親曰：『王翔茲甚善，斯有草席，可以息涼，甘果可食。吾子汲水，今者且還。』王親其親以慈待子，重爲哽噎。王謂親曰：『吾親兩道士以慈待子，吾心切悼，其【龍按：其，原本作甚，但有註曰：一作甚】痛無量。道士子睖者，吾射殺之。』親驚怛曰：『吾子何罪，而殺之乎？子操仁惻，蹈地常恐地痛。其有何罪，而王殺之？』王曰：『至孝之子，實爲上賢。吾射麋鹿，悞【龍按：吳，原註曰：一作誤】中之耳。』曰：『子已死，將何恃哉？吾今死矣！惟願大王牽吾二老，著子屍處。必見窮沒，庶同灰土。』王聞親辭，又重哀慟。自牽其親，將至屍所。父以首【龍按：首，原註曰：一作手】著膝上，母抱其足，鳴口吮足。各以一手，捫其箭瘡。椎胸搏頰，仰首呼曰：『天神地神、樹神水神！吾子睖者，奉佛信法，尊賢孝親。懷無外之弘仁，潤逮草木。』又曰：『若子審奉佛至孝之誠，上聞天者，箭當拔出，重毒消滅。子獲生存，卒其至孝之行。子行不然，吾言不誠，遂當終滅，俱爲灰土！』天帝釋、四天大王、地祇海龍，聞親哀聲，信如其言，靡不擾動。帝釋身下，謂其親曰：『斯至孝之子，吾能活之！』以天神藥灌睖口中，忽然得穌。父母及睖、王【龍按：王，原本作主】逢臣【龍按：臣，原註曰：一作目】從，悲樂【龍按：樂，原註曰：一作喜】交集，普復舉哀。王曰：『奉佛至孝之德，乃至於斯。』遂命群臣，自今之後，率土人民，皆【龍按：皆，原註曰：一作皆令】奉佛十德之善，修睖至孝之行，一國則焉！』然後國豐民康，遂致太平。佛告諸比丘：『吾世世奉諸佛至孝之行，德高福盛，遂成天中之天，三界獨步。時睖者，吾身是【龍按：是，原註曰：一作是也】。國王者，阿難是。睖父者，今吾父是。母者，吾母舍妙是。天帝釋者，彌勒是也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，如是。』

而「大正藏」，第三卷，頁四三六～四三八之中，實際還收有一種應與這個「故事」大有關係的內典，其全文爲：

佛說菩薩【龍按：佛說菩薩，原註曰：一作佛說，一作菩薩】睖子經

安公錄中闕譯，今附西晉錄【龍按：自安公至晉錄，原註曰：一作乞伏秦三藏法師釋聖堅譯。一作開元錄云：失譯人名，附西晉。】